

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成立

《浙江日报》记者 余勤

2019年12月31日上午,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揭牌仪式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我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实现了省

市县全覆盖。省长袁家军、省法院院长李占国为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揭牌,王双全主持。

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由省政府、省法院联合设立,分别在省法院和

省司法厅挂牌。这是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举措,也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平台。对于向省政府和集中复议的省级部门申请行政

复议、向省法院起诉的行政争议,承办人或承办法官将引导申请人或原告借助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进行调解,以推进更多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减少行政案件诉源。



新年“走运”

2020年1月1日,市民们从杭州香积寺广场出发,沿运河环行6.66公里,通过健走方式迎接新年到来。“走运”沿线还有体验“大过中国年”非遗项目,集福送春联、送“福”字等各式活动。 林云龙 摄

倒在岗位上的民警金健勇之子金晨昊： “父亲犹如我从警路上的引航灯”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素妮

人生第一次捂在被子里放声大哭后,金晨昊鼓起勇气,决定给母亲去个电话——他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想把事情问清楚。

过去的10个月里,母亲陈燕青始终保持微信、短信看了就删的习惯,信息被清理得一干二净。但2019年6月2日清晨的返校路上,随着震动声响起,一条微信突然“闯入”,金晨昊瞟了一眼,上面只有3个字,“请节哀”。

“是不是爸爸……”“不是的,你别瞎猜。”没等儿子把话说完,陈燕青矢口否认。事实上,金晨昊的父亲——民警金健勇于2018年9月19日凌晨因连续工作超过48小时,突发脑溢血倒在值班岗位上,已昏迷整整257天。为了不影响高三的儿子高考,陈燕青选择了隐瞒。

强烈的不祥感还是将金晨昊压得喘不过气。到寝室大哭一场后,临近中午,他拨通母亲的电话,试探着撒了个谎:“妈妈,我

都知道了。”电话那头沉默半晌后,传来撕心裂肺的痛哭声。

在高考前4天,金晨昊痛失父亲。这之后,他参加高考,继承父亲遗志考取浙江警察学院,参加父亲的事迹报告会……到如今,金健勇离开的时间越长,金晨昊觉得,与他在一起的每个瞬间越深刻。

父亲严厉而又亲近

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金健勇的短袖上衣被汗水浸湿,头发散乱地蓬着。他弯下腰,拎起地上的一个袋子递了过来。金晨昊接过袋子瞅了瞅,是自己最爱吃的丑八怪。“拿回寝室吃吧,我有事先走了。”金健勇的背影隐入夜色,消失不见。

醒来时,金晨昊知道这又是一个梦,但指尖却仿佛仍留有碰触父亲双手时的余温。父亲过世后,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常常真切地闯进梦中,也把思念融入血液里。

父亲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严厉却又亲近。小时候,金晨昊会因为饭桌上一个轻微的抖腿动作就遭到金健勇一顿责骂。念小学时,金晨昊想买个溜溜球,写了封信偷偷塞到父亲的衣服口袋里,可金健勇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直到1个多月后金晨昊生日那天,他才将溜溜球送上,并附上一张纸条:“玩具不过是课余的消遣工具,还是要做好该做的事。”

“答应我,不准哭”

金晨昊进入初中,金健勇调到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城南派出所,此后,他的工作变得愈加繁忙。但父子俩的感情并未因此变淡,反倒是因为金晨昊的成长,两人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多。

父子俩聊学习、聊生活、聊未来,甚至聊死亡。热爱垂钓的金健勇在当派出所所长后,已极少有时间去钓鱼,难得抽空带着儿子去一次,也成为两人单独相处时的



金晨昊(右一)和警院同学在一起

宝贵时刻。望着微波荡漾的湖面,金晨昊讲起看的一篇文章,一位远赴非洲执行任务的维和警察不幸牺牲,当他的骨灰回到祖国时,最后留给儿子的礼物是那顶蓝色头盔。“我们当警察的,都是做好了牺牲的心理准备的。”金健勇沉思片刻后突然发问:“如果我也有一天,你会哭吗?”金晨昊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父亲。金健勇接着说:“男孩子不许哭,难过了也要藏在心里。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答应我,不准哭。”

(下转2版)



导读

2019 爱你依旧 2020 爱你爱你



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
Official Partner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Beijing 2022